

编者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从小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脑海中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如今却遭到来自韩国的无端争夺。虽然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有典籍明确记载,明清时期雕版印刷地仍留存于世……但如若不加以有效保护,再过几十年,面对类似争辩,我们是否还会如此坦然?

福建四堡:寻找失落的辉煌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四堡印刷的微型《论语》,字小虽如蚂蚁,但清晰可辨。



一名村妇在小溪里洗菜,她的身后便是破败的子仁屋后院外墙。

2003年,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探访四堡,深有感触地著文《谁救四堡》,四堡,这个明清时期雕版之乡的落败景象让更多的人知晓。在城镇化进程中,有多少文化遗产、文物古迹正在遭受侵蚀与漠视,即便是我国古代印刷技术的“活化石”——四堡也不例外。

流淌在古书坊的雕印之声

古镇四堡,位于福建西部连城县的最北端,地处连城、长汀、清流和宁化四县的交界,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交通谈不上便利,经济也并不发达。然而,就是在这里,曾经以其兴盛的雕版印刷业而远近闻名,成为明清时期与北京、扬州、杭州齐名的四大雕版印刷基地,其所印书籍“行销江南,远播海外”。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而言,四堡最大的价值在于,这里保存着最完整的书坊建筑、装帧古书和雕版印刷工具,这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古代雕版印刷基地,这里也是出版界屈指可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看着如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书坊,使人不得不遥想四堡当年的辉煌。四堡开始印刷业源于一位邹姓村民。民国版四堡雾阁村《范阳邹氏族谱》明文记载:十五世邵葆初“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经历了近百年的草创和发展,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四堡雕版印刷术走向鼎盛。据《连城风物志》载:各书坊“广购古今遗编,布诸海内,锱铢所积,饶若素封”,真是家家无闲人,户户有书香。与此同时,四堡雕版印刷业逐渐向刻板、印刷、包装、销售一条龙方向发展。

之后,随着出版技术的革新,经历百余年的辉煌后,四堡开始走向衰落。据马云章《残云拾遗》载:清咸丰、同治后,“欧化东渐,石印、铅印取代木印。”其生产的图书质量和印刷效率使传统雕印技术望尘莫及。到光绪年间,科举制被废止,八股文不再时髦,作为四堡刻书业主打产品的《四库五经》也逐渐乏人问津,销量一路下滑。设备落后,产品内容和形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使四堡雕版印刷业市

场逐渐衰落。虽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雾阁的邹海成、马屋的马传图、马崇德等家族还在微量印刷若干种农村幼儿启蒙读物和农用历书等,但已是强弩之末。1942年,四堡刻书终成“广陵绝响”,结束了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的辉煌。

古书坊坍塌之后

虽然历史的车轮无法回转,我们无法亲眼目睹当年的盛世,然而,与其他三处印刷基地早已随着历史的湮灭消失殆尽相比,四堡的奇迹般存活依然令人欣慰,1999年,四堡被福建省政府列入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乡;2001年,四堡古书坊建筑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令人担忧的是,众多殊荣之下,四堡依然难逃落寞的命运。很多老书坊年久失修,无人居住,有的被改作柴火间、杂物间,有的被村民拆除盖起了新房。大量雕版在“文革”时期流失,所印书籍已无完整之册,印刷工具也多数被虫蛀腐坏,雕版印刷工艺几近失传。据四堡乡马屋村的一位吴姓村民说,“文革”时,四堡大量雕版与各种“四旧”牌匾等都被清理出来烧掉了。当时村里的人不知道雕版的价值,所以还有些被外乡人廉价收购。“我记得有位从厦门来的教授过来收购雕版,5毛钱一块,前后收走了几千块。”

据《连城风物志》载,清初,四堡从事印书业的男女老少不下一千二百人,约占总人口数的60%。世代相传的大书坊至少有100家,而充作书坊的房屋不下300间。时过境迁,古书坊里早已书香不再,秉承这一技艺的人也越来越少。马力是连城四堡雕版工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说,他们家从事过很长一段时间刊印生意,自己的爷爷是造纸的,当雕版印刷没落时,他们家主要生产用于雕版印刷的宣纸、毛边纸等,后来,雕版印刷基本被淘汰出局后,马家也不做这个行当了。现在的马力只有业余时间少量印刷一些月饼包装,更多时间则在照顾他的根雕生意。“雕版目前没有什么效益,印刷不用说,卖版也不划算,因为要雕刻一块新版需要很长的时间,人工成本就得3000多元,而买一块精良的老雕版才1000多元。”马力说。

旅游开发能否带来生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连城县以及四堡乡就想把雕版印刷这个名气很大的古老产业做实。连城多届人代会都提过要将四堡的雕版印刷旅游项目进行开发。连城县当地有关部门对于四堡雕版印刷基地也给予了重视与投入,对几个大型古书坊进行了初步维修和整理;建立了雕版印刷展览馆,并将其列入了旅游产业开发的重要项目之中。

但这些基于旅游开发的规划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目前,四堡真正开发和可供参观的景点只有雕版印刷展览馆、子仁屋、玉沙桥、林兰堂。而四堡

展览馆里的东西,在闽西的其他一些博物馆几乎都有。而且,展览馆里能让游客们看到的東西并不多,仅收藏着500多块雕版和400多册古书籍,以及零散的印刷工具。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展览只是平面的展示,缺乏纵向的内涵,偶有游客,讲解员也只能示范性地简单演示雕版的翻印过程。展馆空洞单调,虽然天天开放,却仍然游客稀少。而当地的村民也没有因为旅游开发而得到什么好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只有年迈的长者与女人们留守,他们的靠传统农耕为生,有的偶尔从外地的服装厂拉点串珠的手工活补贴家用,生活并不宽裕。

文物扫描

乔治·克鲁尼导演和主演的新片《古迹卫士》将于近日在国内上映,影片讲述了二战时期,一批热心人士保护欧洲艺术品的故事。这部电影是乔治·克鲁尼根据“古迹卫士”的回忆录所拍摄。其实,关于二战时期艺术品的去向问题一直是影视剧的热门题材,而围绕那些消失的艺术品发生的真实故事,则比影视剧还要精彩。

纳粹将名画藏在了哪里

吕天璐 编译

2013年末,德国《焦点》杂志刊发了一篇深度报道。报道讲述了2011年,德国海关官员因查税搜查一座破旧公寓,却吃惊地在腐烂的食品和吃光的罐头盒后面发现了曾被纳粹没收的、消失于70年前的1500幅、价值10亿欧元的现代艺术名作,其中包括毕加索、夏加尔、梵高等大师的作品。

消息公布后立刻引起轰动。这批画作被认为是二战结束以来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批失踪欧洲艺术品。

据报道,希特勒本人喜欢古典浪漫主义艺术,痛恨现代艺术。纳粹会收藏这些现代艺术作品,是因为希特勒计划推出“堕落艺术展”,让德国士兵们了解这些所谓“堕落和无耻”的艺术。这1500幅现代艺术作品中的一部分,正是1937年7月在“堕落艺术展”中展出的作品。1945年以后,欧美各国曾经寻找过这批艺术品却一直未果。

犹太人以其精确的艺术欣赏眼光而闻名艺术收藏界。二战之前的数十年,这些现代艺术画作以极低的价格从画商和艺术家中买来或以非法手段取得。交易经手人是著名犹太画商休尔勃朗特·格利特,而他的幕后老板正是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休尔勃朗特·格利特二战前就是著名的艺术品交易商,纳粹看中了他丰富的艺术资源。显而易见,为了保命,休尔勃朗特·格利特答应了这宗交易。他从其他人手中用非法的手段低价得到了这些画作,并举办了“堕落艺术展”。成千上万

的德国士兵排队参观了展览,了解希特勒眼中“堕落”的艺术。

德国战败后,休尔勃朗特·格利特声称,1945年2月在德累斯顿的燃烧弹摧毁了所有的纳粹藏品,剩下的画作全是他自己的收藏。他秘密收藏这些画作,死后就留给了他的儿子科内利斯·格利特。科内利斯·格利特没有工作、没有保险,卖画所得的钱是他的全部生活来源。显然,他卖画很谨慎,隔很长时间才会拿出一幅秘密卖掉。据德国海关人员回忆,最初见到科内利斯·格利特时,他穿着破烂、说话紧张,声称自己是去瑞士做生意后返回德国的。过关时,科内利斯·格利特掏出了价值9000欧元的钞票,而根据欧洲法律,出入境时不得携带超过1000欧元的现金,这引起了海关人员的怀疑。

事后调查证明,科内利斯·格利特过关时出示的护照是假的,德国警方也没有他的税收和社会信用记录,他也没有养老金记录和社会保险。

2011年春天,调查者申请了强制搜查令,搜查了科内利斯·格利特的公寓,发现了堆积如山的过期罐头食品,而在那些罐头后面,他们找到了多幅一度消失的世界名画。一位海关官员回忆:“当时我们还以为会找到好几千没有申报的欧元,或者是一个秘密银行账户呢。看到那些画,我们都惊呆了,它们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卧室、浴室,到处都是,就混在那些方便面和罐头中间。”

据报道,这批画作中的200至300幅当年曾在“堕落艺术展”中展出,剩下的画作大多是以极低的价格从犹太画商手中买到的。购买者许诺给这些画商提供尽快安全逃离德国的渠道,代价便是以极低的价格买到这些世界名作。当然,还有一些画作是纳粹直接由艺术家画室洗劫来的。据大屠杀艺术追索计划创始人马克·马苏洛夫斯基介绍,纳粹特工在1941年洗劫了法国某著名画家的公寓和画室,至少抢走了8幅画。

目前,一些二战艺术追索计划组织正致力于寻找这批画作的原主人,希望能够将这批世界名画还给他们的后代。当然,这存在很大的难度,历史学者指出,战后,欧洲一片混乱,且没有任何相关文档记录,寻找合法物主极其困难。例如,法国的博物馆里,仍存放着近2000件已知是劫掠而来的作品,但是无法确认物主。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德国《焦点》杂志曝光此事的同时,马克·马苏洛夫斯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园的分馆发现,曾经由一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绰号“古迹卫士”看管的一批艺术品(包括115幅油画、19幅素描和6箱物品),其登记物主也是休尔勃朗特·格利特。

文件显示,老格利特坚称这115幅油画、19幅素描和6箱物品归他所有。随着“古迹卫士”追索努力渐渐停止,1950年12月15日,当时盟军行动的领

导者,美国人西奥多·海因里希签署了文件,把这批珍宝交给了老格利特。文件显示,这批珍宝中有几幅画的名字及描述,与藏在小格利特破烂公寓里的画相吻合,其中包括奥托·迪克斯、马克斯·贝克曼和马克·夏加尔的杰作。

由于德国官方拒绝公开没收作品的清单,外界无法真正确定,没收的作品里,哪些是1950年归还给休尔勃朗特·格利特的画作。不过,马苏洛夫斯基说,他相信,在盟军于1950年归还的画作里,至少有一部分正是2011年没收的作品。

迄今为止,从小格利特的公寓里没收的1400多幅画作中,只有一幅的来源得到了明确证实。法国知名画商保罗·罗森堡的孙女玛丽安娜·罗森堡确认,德国官员公布的一幅画的照片和她的家族拥有的画作相符,那幅画是马蒂斯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一个戴珍珠项链的年轻女人。而德国官方此前已经表示,至少有一幅画曾经属于罗森堡,他在自己所有藏品的背面都加盖了自家画廊的印鉴。

至于小格利特,德国官方表示,在他的破公寓里确实发现了一个几十万欧元的银行存折,这应该是他的卖画所得。他正面临逃税和洗钱指控,刚逃牢狱之灾。至于那些艺术品,如果最终无法找到原主人的后代,那么只能作为休尔勃朗特·格利特留给科内利斯·格利特的遗产,继续回到科内利斯·格利特的身边。

著名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家周干峙去世

本报讯 3月14日,建设部原副部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周干峙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周干峙,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家,1930年生于江苏苏州。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建

设部高级建筑师。曾任建设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具体负责编制了西安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为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的编制树立了一个样板。此后,参加指导并组织编制了上海总体规划以及地震后的唐山市、天津市重建规划。他指导编制了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以“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了城市规划理论。(京文)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揭晓

本报讯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近日揭晓,25个项目入围。此次初评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和理事、全国73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同参与投票。

据介绍,此次入围项目与往年相比呈现出不少新特点。从范围来看,西部省份的成果较为显著;从考古时段看,商周、秦汉时期考古成果尤其突出;从遗址类型看,包括史前聚落、城址、帝王陵墓、贵族墓地、窑址、佛寺遗址等各个时代的多个遗址类型,还有冶铸遗址、盐业遗址、关隘、桥梁等以往少见的遗址新类型,丰富了学科内容。

此外,和往年以大型基建工程中的发掘项目为主不同,今年入围项目涌现了更多以解决学术课题为目的主动发掘。青海治多参雄杂喇细石器遗址、浙江龙游荷花山

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临淄齐故城战国冶铸遗址、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等项目均是多家科研机构多学科合作的成果;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等则是持续发掘多年的遗址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援藏、申遗等文化遗产重点工作中的发现也有所体现,比如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就是为配合申遗而开展的考古工作。

而且,不少重要的墓葬发掘几乎均为抢救性发掘的成果,如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北京房山长沟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墓等。

据悉,本届终评会将于4月7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杜洁芳)

鹰潭龙虎山文物古建有有了“护身符”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 通讯员徐标华)近日,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上清古镇女子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一批文物古建被志愿者成功“认领”,天师府三宫堂、天源德药栈等11处古建筑被悬挂“爱心认领保护牌”。

“上清古镇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镇,镇内有1.8万人口,明清古建筑群集中,居民的防火意识比较淡薄,而且每年来此观光、考古的人员络绎不绝,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龙虎山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5至7个志愿者“认领”一处古建筑,加强了该处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工作。

该负责人介绍,龙虎山景区上清古镇服务队首批志愿者有57名,

由龙虎山景区年轻导游员、上清镇妇女干部和当地热心居民组成。志愿者们需要自觉接受消防安全培训,掌握消防基本常识,积极协助做好上清古镇消防宣传、巡视、检查等工作,监督并制止一切导致火灾隐患的行为;并将消防安全知识融入导游词,主动宣传引导,提高游客消防观念;向古镇居民传授预防家庭火灾、常见火灾的扑救方法和消防知识等。对于“认领”的一处古建,志愿者每天要轮流进行一次日常巡视,每周要进行一次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隐患部位重点排查,认真检查古建周围消防安全环境,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存在的火灾隐患。

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避免千城一面、村村雷同,成为文化领域全国人大代表格外关注的问题。

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办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指出,现在我国传统村落有200个,10年丢失了90万个村落,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的政策措施,将抢救、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纳入城镇化、城乡统筹、农村文化发展、华夏文明传承的总体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古城保护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认为,除缺乏保护总体规划、盲目开发导致建设性破坏之外,古城“特色危机”问题比较突出。由于古城规划内容趋同造成古城风貌千篇一律;由于“重设计轻管理”,景观、环境、空间规划理念和手法滞后,保护方式简单化,使得城镇的历史联系和记忆被割裂。更为严重的是有

些地方盲目恢复历史遗迹、修建仿古建筑,甚至拆掉真文物修建假文物等,严重破坏了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因此,郑晓幸建议,在积极督

促地方政府充分研究认识古城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组织住建部、国土资源部、文化部等部门编制综合性、战略性古城保护规划,并建立国家层面的古城保护工作机制或古城保护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共同协商解决古城保护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010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提出了“两横三纵”战略,提出的国家禁止开发区域(即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共1443处,总面积约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12.5%。尽管如此,规划并没有将数以千计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150处大遗址和近年开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纳入其中。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国家应尽快启动古文化遗址保护规划,制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应充分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及时弥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留下的空白。另外,还应尽早启动中国古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空间发展战略,构建国家层面的古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空间发展战略,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对接,形成支撑,为“十三五”或更长期期的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提供指导。

本报记者 张晓楠

城镇化进程中,如何留住古城古村